

【戡郊/发郊】阿郊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29696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296966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Major Character Death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戡郊 , 发郊 , all郊
Character:	殷郊 , 杨戡 , 姬发
Additional Tags:	Original Character(s) , 猎奇 , 中式恐怖 , 冥婚 , 鬼胎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24 Words: 11,422 Chapters: 6/6

【戡郊/发郊】阿郊

by [byeJianGuang](#)

Summary

阿郊的故事始于一只跑了的鸡

- *原连载于微博@烙饼馍馍专卖铺，已全部更完，可全文阅读
- *非常雷，通篇大雷，可参照标注tag
- *整个故事是以阿郊为中心的群像故事，左位感情线少，重剧情
- *总之，阅读愉快

Chapter 1

阿郊嫁人那天天气不好，婆家那边骑了二八大杠来接亲，来的路上就摔了一跤，本来擦亮的车龙头上沾了泥。阿郊爸看见了没擦干净的泥点子，招呼客人的嘴没歇一点，吃好喝好吃好喝好，他重复了两遍，然后让阿郊妈去屋里把阿郊带出来。

阿郊穿了粉色的缎面婚纱，脖子上戴着假的珍珠项链，头上是白头纱。他其实没化妆，只用了点口红，看起来已经很漂亮。周围的客人有没见过阿郊的，赶紧问了下今天是嫁去哪家，得到回答后都扼腕叹息：怎么就嫁去这样的人家了呢。

你细说，是哪家？

人群中无关紧要的讨论声阿郊听不到，他不愿意嫁，因为连面都没见过一次，他爸就收了彩礼答应下来，他妈以死相逼都没拦下。不过那又能怎么办呢，他家还是他爸做主。

带头接亲的人喝了水从里屋出来，阿郊看了眼，其实面相长得不赖，他本来还有些不愿，现在见了一眼就觉得也能过。

他没跟人说话，有点怯场，旁边自愿来凑数的喜婆喊他，说郊郊儿你得哭一哭，阿郊闻言就真的挤了挤眼睛，结果什么都没挤出来。喜婆又说：那你谢下父母生养恩，阿郊又要照做，但是那件缎面粉色婚纱裙摆有点厚，他拢了半天都没拢好，旁边站着男人想伸手给他撩一下，喜婆在旁边尖叫，诶诶诶你干嘛呢，吓得阿郊踩到裙摆，被他妈一拉才站住。

别跪了别跪了，他妈说，后面有小孩要看阿郊的裙子，小孩他奶没抓住，就给一下冲过来撞到喜婆，喜婆手一拽，拽到了刚刚站稳的阿郊，然后就连同扶着阿郊的阿郊妈一起摔在地上。

小孩嘻嘻哈哈又跑了，阿郊爸的脸黑得似锅底。

走吧走吧，阿郊爸黑着一张脸转身就走，他妈和阿郊相互搀扶着站起来，那边接亲的人催，婶儿，早该走了。

走吧走吧，这次是阿郊妈说的。她舍不得，可又能怎么样呢，家里做主的人又不是她。

阿郊哭不出来，瘪着嘴坐上了车的横杆，又厚又大的裙摆被他双手抱起一坨圈在怀里，那面目俊朗的男人骑上车，双手从阿郊的肩膀两边圈过去，阿郊就在他怀里了。车轮子一转，阿郊听到厨房杀鸡的叫声。

现在才杀鸡吗？阿郊想不明白。

阿郊嫁的不算特别远，大滚轮的自行车跑了一个半钟头才停，他屁股被横杠劈成两半，一半往上飞一半往下坠，男人单脚踩着地，偏着车龙头示意阿郊下车。阿郊确实下车了，但是脚一软差点绊地面趴着，不过这次是男人抓住了阿郊的胳膊，他只是踉跄了一下，回头说了句谢谢。

男人张了张嘴，本来想说什么，但是婆家院子里一下出来好多人，他们喊着新媳妇来了，然后团团把阿郊围住，往他身上怀里扔小花生。阿郊有点不好意思，低着头被推搡进院子，院子里摆着酒，最里头有两个凳子和一张木桌，婆家的老头老太太没坐着，跟着上来笑咪咪看阿郊的脸。

真漂亮，老太太说。真水灵，老头说。

旁边一个头发花白的礼生扯着嗓子喊宾客们快快入座，马上就要拜天地。老头老太太听这

话也坐回到椅子上，还叫旁边的人快去请，请什么来，把什么请来。

阿郊被拉着站在二老面前，但旁边还没人，他想怎么那个男人不过来，扭头往院门口看过去，男人手里剥着刚刚那些砸在阿郊身上的花生，自行车和他都靠在门板上，他也看着阿郊，但一点都没往这边走的意思。

阿郊听到人群更吵闹了，一群人鸡飞狗跳从厢房围坐一团来到阿郊身边，然后阿郊怀里被真的塞进一只鸡，一只活着的红毛大公鸡。

他猛地抬头看向坐在自己面前的二老，他们还是笑眯眯的，嘴里说着，好郊郊，怎么不拜堂，怎么不拜堂，该拜高堂了。

阿郊有些昏头，还没发出什么声音，结果他手上没抓稳，公鸡扑棱着翅膀从他怀里咯咯咯地起飞。

鸡跑了鸡跑了，开始是一个人喊，后面是两个人喊。鸡跑了，阿郊脑子里嚷起这个声音，他摊开的手上还有一道鸡爪子的抓痕，旁边又有小孩在唱：鸡跑了，鸡跑了，阿郊的鸡跑了，阿郊的下辈子要被流放了，阿郊要被戳一辈子脊梁骨了。

阿郊的手恢复了点力气，穿过几个忙着抓鸡的宾客后，蹲下来扇了那小孩一巴掌：谁教你这么唱的。

Chapter 2

最后那只鸡也没抓回来，它身上披着红绸，像是突然觉醒了祖先命脉似的，从院子矮墙上直接飞了过去。人比鸡笨拙，吵吵嚷嚷终于想起旁边有一辆自行车，喊着鸡的声音变成喊姬发：“姬发！快！骑车去追！”

姬发拍了拍手上的花生瓢，探头往门外望了一眼，转头回来说鸡跳河里了。

鸡跑了，鸡淹了，婚结的成还是结不成。

被阿郊扇了一巴掌的小孩已经在人群里找到自己奶奶，哭得口水鼻涕和在一块儿，哆哆嗦嗦拿手指着还站在木桌旁边的阿郊说：奶奶，他打我。

他奶瞪了阿郊一眼，她其实也是撺掇着老杨家买媳妇的人其中一个，她对漂亮的阿郊初印象就不好，在她的认识里，越漂亮的越不安分，阿郊这种的。她想到这儿，眼神瞟了瞟门口的姬发，阿郊这样的一定会去搭姬发那种男人。

姬家两个儿子，大的那个去了省城念完书就留校当老师了，逢年过节会回来一趟，个子高皮肤白斯斯文文的。小的这个高考完没去大学，非要做什么生意，究竟做没做起来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姬家过得好，那就不招人待见。

姬发不招人待见，现在阿郊也不招人待见，不知道在哪座山上搞些神神叨叨的老杨家儿子也是。

她想到老杨家儿子，眼珠一转，凑到老杨妈面前嚼舌头。她说你看这鸡跑了，天地也没拜，要不就把阿郊退回去，再把钱要回来。

我这可是为你好啊嫂子。她刻薄的嘴不停，讲话声音也不算大，三两句就把刚刚被接回来的阿郊排做是外人。老杨妈听得皱起眉毛，欲张嘴说点什么，刚刚开口就被老杨爹打断：阿郊，过来奉茶。

阿郊就走过去规规矩矩端起茶杯，茶一喝，阿郊就正式被认作是杨家媳妇，老杨妈又高兴给他塞了一个红包又套了个银镯子，拉着不愿意放手。嚼舌根的那婆娘坐到了最外面，一边呸一边嗑瓜子，然后她放在桌上的那盘瓜子就被身后一双手端走。她回头一看，姬发那小子笑嘻嘻地看她：哟，婶子在呢，没看见您。

小兔崽子，她咬牙切齿，直到吃完席打包了许多剩菜回去的路上也在骂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都不是。

阿郊就算是在老杨家住了下来，他其实自己也不打算回去家里，他爸一直不喜欢自己，个中缘由连阿郊自己都不知道。倒是阿郊妈有时候会拉着他的手说，你爸总是不信你，也不看重你。

我当然知道，阿郊坐在老杨家院子里的桃树下面乘凉，他搬了个木椅子用书盖在脸上打盹，他在被姬发接走那天就知道了。

老杨家对阿郊挺好的，可能觉得自己儿子没什么几率下山来，心里对阿郊是愧疚的。所以平日里不会让阿郊做太重太累的活，洗洗衣服煮煮饭，到饭点再给田地里送送饭，就算是阿郊全部的家务活。

有时候阿郊会遇到骑着自行车的姬发，不怎么宽的泥巴路上被他的车轮扬起灰尘，之前还

有泥点子的车把手现在也干干净净。姬发会叫住拎着饭盒的阿郊，他说你过来我给你颗糖。

什么糖？

奶糖。

糯米纸包裹着的糖块被口水一含就会变软，阿郊喜欢嚼着吃，他走在前面，姬发慢悠悠跟在后面，临了要进院门的时候又塞了一大把糖给阿郊。

阿郊说谢谢你，但你下次不要跟着我了，王狗他奶看见又得骂你小兔崽子。

王狗就是在阿郊进门时被阿郊扇巴掌那个小孩，也就因为那巴掌，王大奶也算是跟阿郊结了仇，平日里眼睛尖的很，就指望逮住阿郊什么错。不过姬发结怨不关阿郊的事，王大奶恨的是那盘没吃完被端走的瓜子。

姬发没说好，也没说不好，他蹬起自行车来跑得飞快，路过的几只鹅被他吓得哇哇大叫，张着翅膀就要追着叨姬发。阿郊没进院子刚好看见，他被姬发急急忙忙踩脚踏板的样子逗得一笑，又剥了一块糖塞进嘴里。

他洗完衣服就躺在椅子上打盹，恍惚间感觉旁边有人，拿下书一看，是一个没见过的男人，留着长发梳着发髻，阿郊抬头一看，男人的发髻上还有根木簪。

他穿着阿郊没见过的衣裳，微微弯下腰来瞧：你是阿郊？

对，我是阿郊。

男人笑了笑，说知道了阿郊，我是杨戩。

噢，杨戩，阿郊知道，就是老杨家那个魔怔了的儿子。

阿郊本来听旁人说杨戩是不到二十岁就上了山，转眼也过去十多年，算起来已经三十多岁，所以老杨家才着急忙慌买来阿郊。阿郊之前还觉得一个神经兮兮的道士肯定不修边幅胡子拉碴，三十多岁的老光棍做自己丈夫，吃亏的是自己。

现在他见到杨戩，倒是觉得也没吃多少亏。

但他想到这里才猛然惊觉，十多年没下山的杨戩竟然回家了，真是奇了怪了。

阿郊有点无措，他想站起来结果躺太久腰是酸的，挣扎了一下又栽下去，手里的书也跟着掉在地上。杨戩看他这副模样，伸手替他捡起了书，他说阿郊你不用急，我还得走，说着把书重新放进阿郊的手里。

阿郊一愣，张口就问你还要上山吗？

杨戩回他，对，我还不到回来的时候。他的话停了一停，空出来的手替阿郊理了理落下去的衣角：别担心阿郊，我只是来见你一面。

阿郊又想站起来，他想去抓自己第一次见面的丈夫的手，结果扑了个空，从椅子上摔了下来。他吃痛一声，手上擦破了皮，再抬头发现院子里空空如也，阿郊是做了个梦。

啊呀，他疼得咧嘴，想爬起来的时候听到院门外有自行车的声音：姬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，他手里拿着一条金色包装的糖，正叫着阿郊的名字往里走。

阿郊，王大奶不在家，我来给你送朱古力。

下一秒他整个人停在原地一动不动。

阿郊，他盯着阿郊白色裤子上染红的血块说，那是什么。

Chapter 3

大部分女孩在到了十二或者十三岁的时候，都会经历月经初潮，有些人还会更早。每当内裤上出现细细血迹时，她们都会用卫生巾去阻挡那些经血污染衣裤。阿郊见过一个女同学因为家里嫌弃她用卫生巾太快而拒绝给钱，后来那个女同学在小超市偷散装卫生巾时被老板儿子抓到，打了一顿又叫了父母，后来阿郊就再也没见过她。

有人在班级上谈论过那女孩，有的说被爹妈卖给人贩子带进山里去了，有的说她把自己爹捅了好几刀被抓走蹲大牢了。阿郊坐在座位上，本子上两道数学题怎么都解不出来，他想要是真的蹲大牢去还好，最起码以后的生活买卫生巾都能自由。

阿郊的初潮在15岁，30多度的热天他下河去游泳，游累了躺石头上晒太阳，再爬起来身下就有一小块血渍。阿郊吓了一跳，他的初潮来得又急又凶，他以为自己在水下被鱼咬破了身体，跑回家后躲进家里不出来。后来还是阿郊妈拿钥匙开门进来问了才知道，阿郊妈赶紧从自己房间拿了一片卫生巾来，然后拿着毛巾坐过去擦阿郊湿湿的头发。

她给阿郊唱了一首歌，阿郊终于躺下来露出肚皮，愿意让妈妈揉涨涨的小腹。

阿郊，你是特别好的孩子。阿郊妈妈一边跟他讲怎么使用那片棉花制成的小东西，一边夸奖他：因为阿郊特别好，所以以后一定要和爱你的人结婚。

不过阿郊现在并不知道自己这个只在梦里见过的丈夫爱不爱自己，他慌慌张张从地上爬起来，一边大声让愣在原地的姬发出去，一边捏着那本书往屋子里跑，他一跑，感觉一股温热的血就顺着他的大腿根往下流。

但这不对劲，阿郊仔细算着时间，明明距离上次月经才过去二十天，怎么会突然就提前，很不对劲。他跑进卧房拉开床头柜的抽屉，拿出一片卫生巾脱掉裤子，阿郊看见内裤上此时显得过于鲜艳的血色，小腹也开始发作坠坠的疼痛感。

不对劲，阿郊换了条裤子重新穿好，这种痛感与他平时通常会感觉到的不太一样，他坐在床边，总觉得身体里有一小团东西要被拉扯出去。阿郊的手覆在自己的肚子上，试图渡一点温度过去缓解那股疼痛。大概也有用，他的小腹渐渐平静下来，但依然有个问题，就是流血究竟是因为什么。

阿郊脑子里依稀冒出一个想法，但是很骇人：他觉得自己是怀孕了。

如果是旁的人来说，那阿郊一定会觉得是天方夜谭，但是当事人如果换作是阿郊自己，他便开始思考怀孕的可能性。

再早之前阿郊妈跟他讲过，如果是要孕育胎儿，那必定是要两方交合。他妈用的词是两个人睡觉，她似乎羞于把男女之事说得明明白白，跟阿郊谈论这件事已经是鼓足勇气，所以她思考并选择了一些模糊的、中性的词，总结来讲无非几个：睡觉、怀孕、小日子。

阿郊妈讲到最后，吞吞吐吐地说，如果想生儿子，可以在丈夫射进来后把腿打开，用枕头垫在腰下，“这样受孕几率高，且怀上儿子的可能性大。”

虽然不知道为什么非得生儿子，但阿郊也会点头表示自己听到了，只是转头依然觉得生孩子的人太辛苦，孩子生下来后剪掉的脐带还会缠在母体上几十年。

几十年啊，命短的就当是被脐带绕颈窒息而死。

阿郊见过命短的女人多，命苦的女人更多，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就是众多命苦女人中的一个，而他母亲的苦与旁人亦不大相同。

阿郊的母亲原本就是一个有本事的人，她娘家家境以往殷实，供了她哥哥和她念了学堂，所以她自然也会识文断字。阿郊妈还会弹琴，嫁过来之前她有一把古琴，后来琴也不知道哪儿去了，光教了阿郊一些指法，多的就再没有。

他伸出手，虚抬着假装抹挑勾，手一动，好像也真的听到琴声。

阿郊坐起来，他看着扔在地上染了血的裤子，想想还是决定先趁着老杨家父母没回来之前洗了去。刚推门出来，阿郊看见蹲在桃树下拿树枝戳土的姬发：他根本没走，甚至还靠得更近了。

天啊，阿郊抓起门槛下的石头去扔姬发，他真的有点慌，一边扔一边说：不是让你走了吗，你不走，不走留在这里被人看见怎么办。

阿郊没有扔得很用力，他怕把人砸出伤，站在门槛里不动，他说你赶紧走，我要出来洗衣服。

姬发听他这么说，眼睛也往阿郊端着的木盆里看，隐隐约约被藏在里面的血渍看不太清，他又看了一眼阿郊的大腿。姬发其实心里有数，但他不敢相信那个呼之欲出的结论。阿郊让他走，他偏偏觉得不大放心，就等在外面想确认阿郊没事后再离开。姬发的手里还捏着那块朱古力，他想递过去但是阿郊离得远，他就干脆放下来，搁在木椅上。

要是，姬发有些迟疑，他不知道怎么开口比较合适，要是你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带你去省城看医生。

这里倒是有大夫，不过是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赤脚郎中，而且如果阿郊真的身体有异，在邻里之间必定传播得更快。

但姬发这么提议的时候也没想阿郊能答应，只是话带到了，朱古力送来了，于是姬发就迈步往院门走，他还得骑车被那几只鹅追座桥。

姬发快走到门口的时候听到阿郊让他等一等，他转过去，阿郊已经往外走了几步，表情非常明显在犹豫和一点紧张。

阿郊说，我要去看医生，姬发你不许跟别人说。

好好好，姬发想，我当然不会跟别人说。

这种事也不好跟别人提起吧，姬发在认真思考，他的车横杠上坐着阿郊。姬发早上七点就骑车在村子三四里外的树下等，等到八点多阿郊来了，他就跟接亲那天一样载着阿郊往城里去。

怎么能提呢，他的车坐了两次别人家的媳妇，要是被王大奶之流看见，阿郊的脊梁骨就真的要被戳一辈子了。

姬发思绪万千，他甚至坐在检查室外面的长椅上都在非常认真地思考，只是他想了半天都没抓住一点头绪。直到阿郊拿着一张检查报告坐在他旁边，姬发这才问，有什么问题吗？

阿郊神色呆呆的，他视线没在姬发脸上聚焦，反而看向走廊那头被风吹动的塑料门帘：你说，我要是怀孕了，能生得下来吗？

啊？姬发瞪大眼睛。

他想说孩子是谁的，难道阿郊在嫁过来之前就有心上人？那老杨家父母知不知道？阿郊该怎么办？

姬发一秒钟想八百个问题，他动手把阿郊的脸掰向自己，这个动作很冒昧，但他需要阿郊此时看着自己。

你有没有...有没有。姬发有点迟疑。

但阿郊看着他却笑了出来：如果我是女孩的话，一定是处女。

噢，姬发闭着嘴发出声音。噢？他又有点吃惊。

这件事超过了姬发的认识，他的视线使劲扒着阿郊的脸，试图把阿郊额间那颗痣看作是守宫朱砂。

阿郊没有守宫砂，但他有个丈夫名唤作是杨戩，能入他梦，能替他捡书，还让阿郊等他。

这死鬼老公，阿郊嘴角有点扬，还真让他修到仙了。

Chapter 4

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紧要的问题，阿郊的b超报告单上确实是早孕期，且能被检查出来最少也需要怀孕5周。但阿郊只嫁过来半个月，这件事如果被传出去，阿郊就没了名声，村里的唾沫星子随随便便就能淹死一个人。

姬发愿意去相信阿郊，他试图开口去问，问一问到底是怎么怀上的，万一是误诊是个瘤子也有可能。

但阿郊知道，那股抓住他小小子宫往下拖拽的感觉就是他肚子里的胚胎，因为摔了那一跤见了红，医生也说让他注意最近不要去做重体力的动作。

噢，原来真的是怀孕。阿郊坐在车横杠上松了一口气。

他以前看过圣灵感孕的故事，那段故事只是在学校图书馆一本描写宗教的书里的一小部分：圣母玛利亚梦里有感怀上神子耶稣。而修了仙的杨戬入他梦，他便怀上了杨戬的孩子，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胎儿发育如此快。

阿郊现在思考的是，既然只一天就能验出来，那是不是代表着两天三天之后就会显怀，到真的被发现时，他又该怎么去解释肚子里的孩子。

姬发在他身后沉默地蹬自行车，快到早上汇合的那棵树下时，他一下捏了刹车。阿郊被吓了一跳，扭头想问姬发怎么回事，结果姬发先开口，他说阿郊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告诉杨家父母。

怀孕的事吗？

对。

阿郊把头低了下去，他思考了好长好长时间，长到姬发已经要脱口而出“阿郊逃跑吧”的时候，他给出了回答。

“姬发，你是想让我跑吗？”阿郊反问道。

姬发吃惊，他不知道为什么阿郊会看穿自己的想法，转念一想又合情合理，任谁来看，姬发在对于阿郊的事情上已经越界太多，他甚至在试图掌控阿郊的轨迹。

姬发抿着唇，然后用手轻轻搭在阿郊的肩膀上，把他的身体往自己这边带了带，他说如果我问的话你会答应吗？

阿郊会答应吗？他自己都不知道。

他像一朵流动的云，从东到西，居无定所，终于要在一汪水潭扎根的时候，岸上有人要用双手捧起他，然后问要不要上岸来。

岸上有什么，阿郊问。姬发捧着他说，岸上有我。

于是阿郊撇撇嘴，他对姬发说，我想去看一眼杨戬。

阿郊回到家，这时候已经是下午，老杨家父母已经下地去。他送走姬发，进了院门开始慢慢准备晚饭，因为心里有事，所以等到炒完最后一个菜端上桌时，他的公婆已经回家来，盛了饭坐下来后问阿郊今天去医院看医生怎么说。

阿郊借口头疼才去的医院，自然也要用头疼做结尾，他笑着回答没什么大问题，“就是思虑

太重。”

他夹了一棵菜心吃，犹豫了一下，突然问起杨戩去的是什么山。

杨戩妈伸筷子的动作顿住，她说阿郊你问这个做什么。

我想去见一见杨戩，阿郊回。

杨戩妈和杨戩爹先对视了一眼，这才说出一个山名来。

这山是什么山，有庙还是有道观，杨戩修的什么仙。这些问题阿郊都很想知道，但是他注意到了老杨家父母对视的那一眼，让他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，所以阿郊把问题生生又给咽下去。

那晚阿郊又做了个梦，他梦见自己站在一座山的半山腰上，周围雾气蒙蒙看不清路。阿郊想往前走，他一迈步，就有人从后面拽住他的手，他转身往下，山上又有个声音在叫他的名字。

阿郊，阿郊。

阿郊仔细一听，那是杨戩的声音。

声音越听越近，阿郊眼睛盯着前方，从雾里慢慢走来一人，依然是之前见过的衣裳打扮，是阿郊见过的杨戩。

阿郊说，有件事要跟你谈。

杨戩点头：我已经知道了，阿郊，你不能生下他。

为什么，阿郊不理解，他说这不是你的孩子吗杨戩，你为什么又说不能生下来。

一半身体还在雾里的杨戩摇摇头，他神情有些悲哀，你不明白，阿郊，许多事和你知道的完全不同。

他说完，身后拽着阿郊的那双手用力一拽，阿郊猛然从梦里惊醒，他满头大汗精神不稳。这时窗外吹来一股风，阿郊一看，是他睡前忘记把卧房的窗户给关上。现在的天还没完全亮，外面只能看见院子里那棵桃树，被月亮一照，在地上落下隐隐绰绰的阴影。

阿郊呆坐了一会儿，等到身上冷汗全部都浸入睡衣，开始发凉，他才下床去把窗户关起来。阿郊没有马上去睡，而是静坐在床上发呆。

天亮了，杨戩妈去叫阿郊起床，但喊了几声都没人应，她就干脆推开门进去，结果空荡荡的屋子里哪儿来的阿郊。

就这样，阿郊消失了，他消失在老杨家的卧房里，消失在邻居家王大奶的嘴里，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，除了姬发最后塞给他的那把糖，还有杨戩替他捡过的那本书。

王大奶最开始还会幸灾乐祸地跟所有和她聊天的人嚼舌根，说阿郊是跟着城里的男人跑了，毕竟谁愿意跟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做一辈子假寡妇。王大奶说，那杨戩从离开就没再回来过，谁知道——

她的话戛然而止，因为她看见隔着矮墙瞪着自己的姬发，那股视线让她皮发麻，下意识就闭了嘴。

后来时间长了，自然也没有人再提起阿郊，只是阿郊妈来找过一次，不知道老杨家跟她说了些什么，阿郊妈回去后就没再来过。

再后来，再后来，姬家也要搬家了，姬发终于要因为自己的生意搬去省城，他哥哥也在城里成家，现在就差把他爹妈也一起接去，定下来后就不回村里来了。

临到要走的前几天，姬发又去了一趟那次等阿郊的树下，他只是想来看看，转了一圈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姬发就打算离开。这时候却起了雾，从桥那头蔓延过来的雾气模模糊糊，姬发看见一个人影朝这边走来，等到走近一看，姬发脱口而出他的名字。

阿郊。

阿郊瘦了些，但是看上去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，他头发也长长了不少，脖子上多了串细绳串起来的项链，吊坠是一个小小的瓶子。

姬发走上前去，他说阿郊你去哪儿了，我很担心你。他说完，又想起阿郊走前是怀着孕，于是把视线移向阿郊的肚子，目光所及之处平平坦坦，没有一点孕育胎儿的迹象。

你的孩子...姬发欲言又止。

阿郊笑了起来，他说我去找杨戩了，你知道吗姬发，原来杨戩没在山上。

那他在哪儿？姬发顺着阿郊问。

阿郊没说话，他手抬了起来，指头抚摸着脖子下方坠着的那个玻璃小瓶。

这下姬发才看清，瓶子并不是白色的，它是装满了白色粉末的透明瓶子。

“杨戩说得对，我不该生下这个孩子。”阿郊叹了口气，他似乎是在回答刚刚阿郊问他孩子在哪儿的问题，“他呀，他在桃树下。”

谁知道是这样一回事呢，山上没有杨戩，杨戩在桃树下。阿郊是感而有孕，但那个孩子并不是一个正常的胎儿。

是鬼胎啊，阿郊说。

Chapter 5

杨戩被传上山那年还特别年轻，他还有几个月就要过二十岁的生日。村里喜欢他的小丫头昨天刚学了个成语，她迫不及待地用来形容杨戩：看杀卫玠。

同学说这个不好，不吉利，她虽然也觉得确实不太妥当，但还是嘴硬辩解，说你那是封建迷信。没等她重新想个词，杨戩就从家里离开了。

老杨家父母其实挺悲伤的，杨戩妈日日坐在院子里的那棵桃树下，搬个板凳就开始流眼泪。王大奶靠着矮墙瞧着觉得心酸，三言两语把这事儿说出去，同情老杨家的人就更多了，那时候王狗还没出生，王狗的姐姐王喜就是那个特别喜欢杨戩的小丫头。

不过后来王喜嫁了人，阿郊被接来的那天，王喜也在，她怀里抱着自己儿子，儿子一哭她就赶紧回家掀衣服喂奶，结果喂完奶回来就听说阿郊的鸡跑了。

鸡跑了不是好事吗？王喜想，跑了就不用拜堂，跑了就不用在这家守活寡。她挺同情阿郊的。

又过两个月，王喜回娘家串门，她听弟弟说阿郊也走了，连张纸条都没留下来。被阿郊扇过一巴掌的弟弟没多记仇，他还在问姐姐阿郊离开后会去哪儿。王喜想了想，说应该会去山上。

为什么阿郊要去山上啊姐？王狗坐在板凳上手托腮。

王喜摇头：因为有人告诉他，你戩哥哥在山上。

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

可是阿郊在山上并没有找到杨戩，那座山上没有庙也没有道观，只有几座长满杂草的坟，坟前的碑刻着的名字也没有姓杨的。

阿郊那时候的肚子依然不太显，外面套一件外套就能遮去大部分，但他心有感应，是临盆的感应。于是阿郊找了家医院，挂了妇产科但是要求剖腹产，刀剖开他的肚子，取出来是一个死婴。

是的，死婴，阿郊有仔细观察过那个从他肚子里取出来的胎儿，除了皮肤灰白以外，一切都正常。

手术前检查的时候还是发现阿郊异于常人，他不善于扯谎，干脆一问三不知，那群医生凑一起合计，打算等阿郊恢复差不多的时候就带走他，哄骗着去参与一些实验研究。

但阿郊哪会不知道这个事，他在能下地的第二天，就带着还没跑进福尔马林的婴儿尸体连夜逃跑。那具小小的死胎已经被处理过了，没有污血没有羊水，干干净净被布团成一团，由阿郊亲手带到火葬场烧了，烧成一小把灰后又给阿郊装了一大半进玻璃瓶子。

烧了孩子的当天夜里，阿郊又做了梦，他这次与杨戩坐在一起。一条长长的板凳摆在院子里，旁边的窗户贴着双喜字，门口有人放鞭炮，祝贺的却是老杨家喜得麟儿。

我说了你不该生下这个孩子，杨戩叹道。

阿郊眼睛一眨，他们又同躺在一张床上，杨戩翻身起来，双手撑在床上看着阿郊，他第一次发现杨戩的额间有一道血痕。阿郊心中一动，伸手去碰了碰，流出的血液也跟着从他指尖淌到手指根。

他对这个丈夫其实说不上来是什么情，只在梦里见过几面，就已经开膛破肚为他生了个孩子，生了个死胎。阿郊说其实你并没有修仙对不对。

话音刚落，杨戩额间血痕裂开缝隙，缝隙里面扭动出一颗眼球，左右转了两圈，这下便有三只眼睛都在盯着阿郊。

哪儿来的仙，杨戩笑得和煦，只有桃树下面一只鬼。

鬼从何而来？被父母埋在树下后就成了鬼。阿郊来的那天其实杨戩也知道，他听到那些人叫他阿郊，但并不想让这段荒唐至极的婚宴继续下去。于是杨戩吓跑了阿郊的鸡，吓得那鸡慌不择路往水里跳，结果还是没阻止阿郊奉上茶。

做夫妻便做夫妻罢，杨戩的桃树遇春会发出新枝新芽，他在这时入了阿郊的梦，多少存了宽慰此人的心。但杨戩这时是桃树，他捡了书碰了手，等同给阿郊授了粉，那胎儿就如果孩子一般种进了阿郊的肚子里。

杨戩觉得有点愧疚，低下头来用鼻尖碰了碰阿郊的鼻梁，抱歉阿郊，他语气缓慢，每说一个字他第三只眼里的眼球就会胡乱转动一次。

阿郊也不觉得这副景象多可怖，他没听杨戩提起他是怎么被父母埋在树下土里，猜了猜也没想出所以然。但阿郊想杨戩一定是没错的，因为杨戩不论是做人做鬼还是做仙，贯是一副相貌堂堂谦谦君子相，阿郊觉得相由心生，连看着血迹斑斑的眼睛也觉得和蔼。

他试着抬起头去吻杨戩，这个吻包含了许多，比如对杨戩歉意的接受，比如宽慰他无辜死去的命数，又比如作为伴侣关系。

杨戩略微吃惊，片刻后他用双手把阿郊揽入怀里，像真的桃树分开枝丫一样，把阿郊包裹在里面织了个树茧，而阿郊就在这树茧里失去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。

阿郊也用手去回抱杨戩，他问杨戩你一直在桃树下做鬼累不累，杨戩答还好，习惯了就还好，分不清过去多少天多少月，最后连年岁都忽略不计了。

那我把你挖出来好不好。

但挖出来也不一定能逃脱，杨戩说。

阿郊顿了顿，他的手扣紧杨戩的背，心里多了别的想法，而杨戩这棵桃树能读心，他窥见阿郊的思绪，笑着去抚阿郊的痣，说你想的真是奇怪。

真是奇怪，阿郊从梦中醒来，他把他第一个可怜孩子的骨灰戴上脖子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又寻回了之前离开的村子，且又见到了姬发。

姬发问他，你的孩子呢？杨戩呢？

阿郊捏了捏瓶子说，姬发你跟我一起去，去把杨戩挖出来。

从哪里挖出来。从杨家那棵老桃树下。

巧的是杨家没人在，阿郊就大刺刺带着姬发拿起锄头开始掘土，旁边王家听到动静，王狗身后跟着王大奶，看见消失许久的阿郊一下一下挥着锄头。坏了坏了，王大奶转头往田地里跑，王狗喊着奶奶你去哪儿，王大奶来不及说话，她跑得快，踢飞了三颗石子。

等到老杨家父母急急忙忙赶回家时，阿郊已经掘出了杨戩腐烂散架的骨头，零零碎碎一堆，堆在桃树旁边。

杨戩妈眼一黑，直接昏倒在地上。

那边赶回来的王大奶也急着去捂王狗的眼睛，嘴里说着晦气，她看上去倒是不惊讶为什么老杨家的院子里能挖出尸骨，比起可能存在的凶杀案，她更在乎自己孙子不能被死人冲撞了。

姬发你看，阿郊用手背抹了一把汗，这就是杨戬。

Chapter 6

姬发对杨戬当初传闻的始末其实并不了解，依稀记得早上出门时见过一面，晚上回来在饭桌上听到哥哥和他爸在聊，聊什么，聊老杨家独子离家出走了。

因为什么事？姬发他哥问。

他爸慢慢悠悠扒了口饭，说杨家父母给出的理由是杨戬对成仙修道魔怔了，讲过三言两语，这不，干脆直接上了山。

犯得着吗，姬发坐在一边心想。

而时间来到现在，姬发同阿郊一起，在老杨家院子的树下把杨戬给挖了出来，那堆尸骨破碎零散，在桃树下面堆成一个小小的坡。打眼一看，给人的冲击力不小，所以杨戬妈进门就昏了过去。

阿郊说姬发你看，我们找到他了。

但杨戬又是怎么被埋下去的呢，姬发对这个问题不解，如果是杨家父母埋的，可那是他们的儿子，但如果是别的凶手别的意外，又怎么会恰好埋在院子里。

阿郊瞧了瞧晕倒在地的杨戬妈，没动手去扶，倒是从屋檐下搬了条板凳坐到了院子中央，他指了指骨头，开口问蹲在一旁的杨戬爹：不认认你儿子吗？

杨戬爹在抽旱烟，吧嗒吧嗒吸了几口，吐出烟雾后他看了阿郊一眼。

那不是我儿子，杨戬爹说。

这事儿就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，那时候还有战事，被抓几年壮丁的杨戬爹终于找了机会偷跑回来，他被抓之前娶的媳妇还没改嫁，见他活着回来高兴坏了。

怀上孩子也是同一年的事，两口子高高兴兴准备接个大胖儿子就算是了了这辈子心愿，结果孩子难产卡在宫口，最后生是生下来，也是个胖儿子。但因为长时间窒息，孩子生下来便死了，这边死胎硬邦邦，那边产妇还在出血。

产婆说你得去请医生，杨戬爹就去请了，媳妇的命最后确实保住了。也就是垂头丧气的杨戬爹送完医生回去的路上，他碰到了晕倒在树下一个怀孕女人。

那时候女人已经没气，但肚子拢起高高一团，他心思一动，便把那女人带回了家里，没人接生他就自己来，拿菜刀破开肚皮后，果然有个活着的胎儿。

他正要动手去掰去扯，那孕妇忽地大喘一口气，一把扣住他的手，力气之大挣脱不开。他边躲边还瞥了那女人一眼，她耳孔出血，目眦欲裂，眼睛死死盯着他，那股恨意也成了噩梦困了他许多年。

那个从母亲肚子里活活取出来的孩子就是杨戬，所以他才会说，那不是我儿子。因为他儿子死得更早，死在了那棵桃树栽下的前一天。

可杨戬是怎么死的呢？阿郊问，他并不关心眼前这个老头经历过什么，因为在阿郊看来，他如今说的一切都无从考证，好与坏、善与恶，都是从他口中讲述出来的故事，故事便不可信。

只是故事里的杨戬并不知道生割了自己亲母的便是这个老头，他只知自己父母从他小时候起便过份迷信。

什么不能说，什么不能做，忌讳和跪拜演变成这两位老夫妻开始对生死产生不一样的追求，追求修仙的不是杨戩而是他的养父母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仍然日日被梦中横死女人惊醒，后来他看见杨戩，就会恐惧。

杨戩死去那天，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他养了快二十年的儿子只是推开了那扇装了壁龕和白骨的暗门，男人就吓得用剔肉尖刀捅进杨戩的肚子，流出的血都浸到了暗门里那具白骨上。

有人问，杨戩爹，你儿子呢？他婆娘就会开始哭哭啼啼地述说：我那儿子魔怔得很，上午非说要去出家当道士，还说道士能成仙，这下午就不见人咯。

是咯，多可怜，王大奶想，如果她没在晚上起夜看见杨家两口子在院子里挖坑埋尸的话，确实很可怜。

原来这就是杨戩一个活人从有到无的全过程，姬发这次算是听明白了。他扭头看了看阿郊的表情，有些担心他为这个真相感到难过。但阿郊只是垂着眼，姬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那是落在他脚边的一小块骨头。

行了行了，阿郊又站起来，他拍拍手，走到杨戩养父的面前站定，居高临下地对他要求：把杨戩亲妈的骨头一起搬出来。

阿郊答应过杨戩要把他挖出来，现在自然也把他亲妈的骨头一起带走。只是也不知道埋哪儿，干脆分了两个坑埋在了他回来看到的桥头树下，阿郊没有给杨戩和他妈立碑，他希望不要有人记得他们。

姬发站在旁边看着土被填平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问阿郊现在准备怎么办？

阿郊双手合十拜了拜，转过来看姬发，你不是说让我跑吗，有没有什么好地方可以给个建议。

那就去省城，姬发说，你可以跟我一起走，你也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。

噢，那好，阿郊答应下来，他没什么能带走的东西，临走前回了趟杨家，把桃树的枝干折了一支下来，枝上还带了新叶，长得细长油润。

走吧杨戩，阿郊别着那根桃枝，又拍了拍肚子，他说上次你只说了我想的奇怪，但也没说我这样做不行，所以我就当你是同意了。

他跟着姬发离开，姬发还是对于阿郊生孩子这事充满求知欲，于是阿郊在姬发的房间里掀起衣服给他看；他的肚子上有一道长长的疤，密密的针眼像是蜈蚣脚，完整一条趴在阿郊的肚子上。

多可怜的孩子，生下来就是死胎，姬发有些唏嘘。但阿郊不这么觉得，他说人各自有命，在我肚子里长过一遭还是算活了一世。

姬发蹲下来亲吻阿郊肚子上的伤疤，他说好，你还会有其他的孩子。

阿郊摇头，我不再有孩子。他的桃枝被种在一盆小的花盆里，土里混着从他脖子玻璃瓶里倒出来的骨灰。阿郊总会记得去浇浇水，那新叶会晃着去贴阿郊的手指，阿郊开口叫他岁岁。

岁岁可以永远和桃枝活在一起，我也不会再有孩子，阿郊手抚在腹部，他说我会把杨戩再次生下来。

-END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